



乡土情怀

# 寂寞的老屋

 潘爱华

我的老家没有什么奇特的风景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农作物，有的只是平常的农田，平凡的乡民，平淡的四季。

在儿时的记忆里，老家闭塞、贫穷！以至于在我十八岁那年，粗衣步履手提简易木板打着的粗糙木箱子，走进阜宁师范学校时，竟然对家没有多少的留恋情素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在生活的道路上奔行久了，感觉外面太吵时，老家人、事、物又高频率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，对那里的回味与思念变得一天天厚重起来：清爽的空气、甘甜的河水、清清的河塘、朴实厚道的乡邻、节假日盼归的母亲……

在岁序更替中，老家依然留住她的素朴气象，尤其那份在城市里难以觅得的乡邻们淳朴的勤劳和善良。今年春节，冥冥中似乎总有一种召唤吸引着我。去父亲土坟上烧完纸，心里便想着到老屋去看一看，望一望，走在老家的路上，满眼的麦田充满着希望的绿，没想到在这寒冬时刻，这竟是家乡的主色调。通村联户的灰白色水泥路通往四面八方，走在上面，总感觉少了儿时的一些



什么。家里老屋位于村子西头的第一户，再次看到老屋，觉得房子是那么的小，那么的低矮，曾经引以为傲的带廊檐瓦房却是那么地不起眼，站在老屋门前，竟让我有一种莫名的陌生感、缺失感，许是那泥泞地给人的感觉更亲切吧？我的同龄人和同龄人的儿女们，都前赴后继地走出了家乡，不再沿袭先辈们的足迹去坚守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生活，他们把梦想放飞到苏南的世界，落寂的家乡缺少了那些昔日父辈们在平淡的田间耕耘生活的风景。“桃蹊李径尽荒凉，访旧寻新益自伤”，只有为数不多的老人还在厮守着这一方平淡的农田，他们仍是家乡最虔诚的信徒和侍者，为寂寞已久的乡野初心不改而坚守着。听母亲讲，家中老屋是她与父亲一块泥一块砖建起来的，至今有 50 余年的时间，现在堆放在老屋里各样的物件都是一些生活生产需要留下来的，我小时候写作业坐过的小木凳也还在其中，墙角一棵高大的银杏树也是父亲与她亲自栽下的，现在我们姐弟常年不在家，家乡老人们，每到深秋都会去捡些银杏，有时候还会快递一些给母亲，看着那些银杏，母亲总是舍不得吃，我明白那是母亲心中的不舍。

望着老屋里那些布满积尘的原生态故旧家什，我不由自主地细致地拭去上面的灰尘。这些源于父辈农耕生活中的原始积累，是父母留给我



们的一部内容单薄而又篇幅绵长的家族史，自当  
着意保存，望着被擦过的旧家什，心里都是叹息，  
说不出的清凄寂寞。一张长长的旧桌子，一口生了  
铁锈的锅，一支笔头秃光的毛笔，一幅父亲送我  
的“古书常为朋，明灯时作伴”对联依旧贴在我  
的床头。恍惚中，我又回到了那每一个大年三十  
的下午，父亲忙着为村子里的人写对联，我与  
弟弟忙着把写好的春联拿到太阳底下晒，看着父  
亲写春联，我们姐弟俩便一个字一个字读，遇到  
读错的字，父亲便会指着我们的鼻子说，好好看  
看，到底怎么读……我是老家第一个通过读书走  
出家乡的女孩子，老实说我能走出老屋很大原因  
是因为父亲对的教育与为我的遮风挡雨。

站在老屋里，我忽然有一个想法，什么时候  
来修一下老屋，好让这一椽老屋能给和我一样的  
后辈们，在生活中，在工作中，在输给追求的时候  
有一个能安放心灵的地方。



## 寂寞老屋